

語由述志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
八〇六七
類號函架冊

内閣文庫
和書
八〇六七
類號冊架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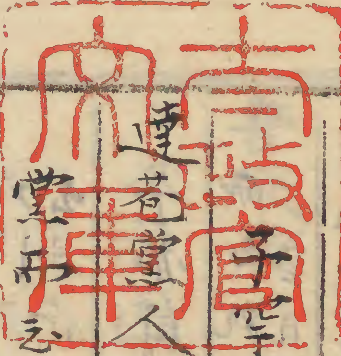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8067
冊數	7 (3)
函號	151 20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語由述志

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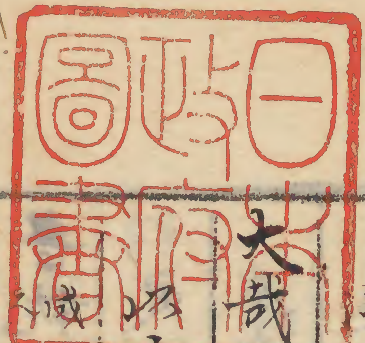
曾子問鄭注卷堂

曾子問鄭注卷堂

谷也徵疑曰卷曰
先考引之以明古

王之義古注連卷非以卷堂為連卷堂也

哉孔子此有所疑而言之也不繫孔子之語可



以見焉古註不成孔子博學道藝新註益其學之
成也藝伊註大歎其廣徵而贊之孔子並未知聖語之

為徵言也先考曰其窺知聖德與晨門封人等異

然所以言之之意則与太宰策公同明哉說乎

吾執御矣徵云禮樂君子之事謙不牧當書教府

史胥徒所充故君子不任所以死於射御也而射

義曰射有射為諸侯也禮曰問大夫之子畏曰

能御矣知曰未能御也少儀曰問國君之子長幼

知則曰能御未能御是古者以御為子弟之職此

子亦自言執御以為子弟之師耳徵云古往來

而云執射執御四執禮既經之執謂以一藝自名而教人者也案是說亦通

麻冕禮也古註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

為之朱注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美細益難成

吾疑衆先考先進弟一章注曰在禮國奢則示之

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今也國奢故夫子言之徵云

禮蚤先王所定然有自多者有無多者其多亦者則先王一時從俗者故今又從俗改之而不違

伊註非程子程云君子處世事之無害徵非

朱注伊註皆齷齪不勝其紛囂耳

拜下禮也古註臣之与君行礼者下拜成禮然後

耶疏成字上脫一升字案成禮即成拜也燕禮鄭注升成拜後再拜贊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手

然成徵云本文不言其為何禮則亦不可識其為

何礼已又云後世僅於燕礼而得其一二故王肅

居子之礼案非居臣而下拜我未之闻也且古注

不獨尔燕礼疏亦引觀礼考氏再拜兩階之間北徵

排曰說此章竟屬冥濛可謂經典之蠹何不思之

甚且此章吾從下實為主意吾從教是客而已語

由同益為爵殺也真特見矣

子絕四徵以礼哂之其視憤使人憤者也

毋意古注以通為度故不意朱注意私伊注意

心有所徵事至初不以礼應並有說唯徵近語由之

義 礼運非意之也蓋意之卒然取之於意之謂

欵鄭注意之所無慮也礼運曰聖人耐於天下為

意之也必知其情於其礼達於其意也後能而之小雅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鄭箋不以是為意字

毋必古注則藏故每必朱注必期必也徵事禮

徒而毋固古注故每固行朱注固執固也相似案四

毋唯固字明了甚解夫子之門哀問蚤潔由永非

讀武王為聖而伯夷為賢退則進之小人則退之

孔子畏匡
畏者厭
也

蓋亦母固之一端欤至於孟荀則殆固矣

毋我徵云唯有先王之禮而已毋復有孔子故曰

毋我何有於我哉可併証矣若不以禮說之殆無

害蓋徵云一部論語可為後世以禮學之 朱注物

欲循環之說可甚朱注意必常存事則固我常在

不引備環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後死者孔安國誤以為

孔子自稱朱注物氏遂不能出于頌 文朱注以

為謙辭朱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 徵邈之

云是其意貴隱賤顯貴精賤粗依然先莊之遺故

有此言耳朱注可謂 又云仁存曰文先王之遺文殊

不知承文王既沒之文文王之文豈遺文之幾乎

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也

伊註釋拙伊注此非好為自矜亦非好為自解也

長不居錄其曰斯文之傳獨 徵亦焉徵云此章之

孔子大矣孔子語氣不違安定從者之意故也

語由曰夫子母固必然則此亦輯錄者之意欤

大宰問於子貢 高宰問於孔子出列于故古注

未疑而不決然宋大字不顯於史傳而語之往來
於魯左傳明、若宋人當從陳司敗之例而書曰
今直稱大字則其為詔明矣

何其多能也 古註疑孔子多能於六藝蓋言疑而語之也朱

注大字蓋以多能為聖案古註亦當此意也微尚

注以非然似譽而輕之實確說也諸注不徹底

固天縱之將聖 朱注明了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

之辭聖言不通多能乃微奇僻必以聖為作者何

心哉微之縱束之及孔子未能制作猶天所謂

頗愠其言之不孫故以賢告之以愚弄之洞見此

章之真景者也或云既曰愚弄之宜無諛辭其曰

諛辭不迫者故不必諛諸注飲食而未知味

大字知我乎 又語也言非知我者諸注

字曰 徵云上論為琴張所錄可謂武斷矣安知其

非特自附記此章之末乎 家語琴牢衛人字子

閱一字子張與宗魯友

吾有知乎哉 此章先考始探得驪珠讀者宜玩輯

錄之意鄙事鄙夫文字相顧盼 朱注孔子諛言

但其告人出於至
愚不敢不令身
伊註同朱不明夫子雖謙不宜

曰吾知也
有翻夫問於我亦不極於辭
徵據

高註為說
我豈有自弱之心而借其所知哉
翻夫問

益覺其黜
聞身

空、如、微、云、恠、同、悽、雅、恠、誠、也

程子仁齋之餘論各可觀
而自卑不如於別人不

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
不如於別人不

皆以偽而不知其大也
非降而自卑也
賢人之行

猶泰山高嶽自守其高
而引而自高也
然孟子之二

居然可見唯夫子不可得而窺焉
仁存所謂賢者

亦孟子也若顏子不山立守高
孟子豈可以擬辟

賢乎

鳳鳥不至
徵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亦此意蓋

鳳鳥河圖制作之端故孔子不欲顯言之
乃以鳳

鳥河圖言之耳歐陽脩破祥瑞之說
殊不知聖人

以神道設教豈凡人所能識哉
案可謂古學矣

聖人不言祥瑞假以嘆時
三明三聖人不立異於

說以詞人聽聞業此
每乃苟且且非誠守

子見齊衰者 微云有喪者多不來見人 案喪者亦外出故曰

多故以見諸它處為緝不言斬衰者以輕包重也

冕衣裳者 微云彼盛服來見故起敬 特注大夫之服疎矣

与贻者見之 微云凡字一句以來見為緝古者教

人以礼樂詔樂者為贻者以其為人師故又謂之

師孔子所起敬以是已後世不知古徒以為瞎子

之称恤而起敬果何謂乎 案古注恤不成人此矣亦宜兼兩說之然後全

虽少必作過之必趨 微云存衰者見諸它如故曰

過之必趨冕者贻者來見故曰虽少必作是互文

見意其實不拘 朱注或曰少當作生常以字形似

羊少朱子何不知微 中 生 周 義 不 徒 此 亦 夫 子 所 以 憂 也 入

類淵 頌然歎曰 微得之 微云虽無上事載在詩語

謂嘆道體是所嘆止在高堅 朱注大誤 胡氏曰

前後殊不知包尽一章矣 既 有 得 云 云

仰之彌高 微云合四句答言孔子之不可及而不

易窺已足 微云合四句答言孔子之不可及而不

之教故次曰夫子循之 然善誘人 案語由可不言

亦可是意 又非末注曰道體二字古所每也案可謂

大積善云微也文為二
頂分屬下以答互
父帝強之惡且不知
之文案宜屬不為通
折而二項豈不明解乎

古學美不言孔門不言謂之孔門末弟子否則

宋儒之私人耳 胡氏曰高臣前後語道體也 仰鑽瞻忽未領身要也

瞻之在前 微云二句言夫子所為出已意外也

所謂變通每方觀者不識其類者五儀解孔子說

聖人之辭也

夫子循之然 古註次序只

博我以文 徵云文本合指詩書六藝則礼在其中

朱注使我知古文道 事實乘此年文書欽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欲罷而不能吾才雖竭猶且

不能已也 贊善誘之神妙而嗟歎之也 父之奇拔

至于此而極矣

如有立卓爾 微云見孔子之所立也 又云何注朱

倚以為見道甚明 依四道體之見已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言孔子之

終不可及也是顏子深知孔子之所至也

所謂若將可起四字就顏子欲從之而言也 此五

儀解說君子之辭讀者每以辭害意可也 此章

尹注最不得其說故不具論

子路使門人為臣 古註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

此則之有愛此心 不免人曉

使弟子行其臣之禮微云可 米注引范楊二氏

安咎子路可謂稚兒說話耳子路是曾子可畏其

材德加於孟子吾不及美孟子不知而作夫子而

在其豈無欺天之責乎子路之意出於子弟至性

者也豈如周程諸子安作份然以狹聖道以欺天

之安乎

久矣哉由之行詐乎古註子路久有是 及微路蓋十

使為臣孔子亦問而 並不明故先考溯如 米注

吾解蓋以為不侯註故也觀於由爾責於人終無

已夫禮弓 則子路蓋平生有不知為知之蔽人深

固有此舉動非夫子誰以為行詐乎他日以暴虎

馮河戒子路子路豈累虎馮河之人乎諺言可加

於大賢可以尋常論之乎

此寧况考與論不肖何言乎

韞匱而藏諸古注韞藏也 索韞之於匱而 所謂

善御善醫徵本作善琴善笛及良農良工則先考

改作之也索引古人說改其 子欲居九夷 古注東方之夷有九種葉爾雅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職方氏四夷八蠻五戎

六狄明堂位九夷八蠻六戎五狄遠人來王無常

故從時殊教耳至徵曰九夷必一夷則可謂昧於

古言耳又云欲居九夷何足言之又曰此必孔子

經過其地因欲居之不雨當雨欲過九夷贛猶有

孔望山相傳孔子適郊登此乃東夷地恐是九夷

案是或然矣唯不可必耳 徵引邢疏曰仁有國

之又疑為日小此自諛言不容辨說邢引東夷傳

孟滿節島夷索家東屬海人天都 案尚書序成 王既成東夷肅慎來貢孔傳海東諸夷酌罪杖餘

野籍案伊氏斷非為諛言者先考亦以徵以已見

也天地承久我邦之往來西邦固當自三皇五帝

時也肅慎天書於周初此明徵也南海北海眼 楛

者也既見於山海經

君子居之 伊注獨不明古注君子所居則化伊云

也頓

吾自衛反晉 伊註之餘論不正伊注詩書卷之三石

子獨言春秋其定者傳禮記繫易之說未有明

據蓋司馬遷輩以君臣見聖人而不知夫子之道故不謂刑也之印 盡疑三礼書步而信也子乎可謂

隱學也身微闕之而孔門之學廓然矣微云孔子

每書書唯書身詩存而禮樂在人皆孔子周流四方訪求具至也後以人情見考故載記云士表

禮於是乎書也其在人者非孔子孰知且其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垂百克齊高陽微孔子其

道泯滅中情也唯曰孔子以前詩禮無書則未必

然也散逸殆泯耳至孔子之裁在簡用之而後經

典大備也故論語亦作伊氏焉哉伊氏若不焉哉上至極字尚弟

一書何以微窺所謂夫于之通者乎

出則事公卿 卿飲酒禮諸公大夫鄭注大國有孤

四節謂之公據是列公 徵云論語之書門弟子

○表禮節夫但美

以意記之如此章省略每序是本門弟子一時

筆案徵以公卿連言為王國之詩故有此說所謂

之解國自誤而曰省略每序何邪且門人一時筆

筆年之 亦或有之然不可概一切也每知每有夫子筆

字

逝者如斯夫 伊注據盡十可謂確美徵以失逝字

幾駁之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不必小辨

徵云蓋孔子嘆年歲之不可返以勉人及時用力

或於學或於事親或於拮据國家皆爾案此幾亦

不可沒也

又云漢至六朝詩賦所列每以人初性理

談精微欲於論語中見斯意而不可道體之安從

不足論伊氏仁孝禮智之說亦不可滿此經

吾未見 朱子徵於史記確善坊記子云好德如好

也此漢儒之學也 故鄭注此句以不且 徵之好德者好有

德之人也案此亦一端也然好德豈唯付其人乎

行陳詩序不注不好德而說義

譬如為小 朱注引旅獒曰夫子之言蓋出於此徵

云蓋孔子解書之言案朱子通徵似不通

古註亦了朱注了 伊注亦有益於學者 伊注周

之曰德進則益小邊成也成之機已萌徵其持論而

非通論也每大害故合而同諸家皆通

語之而不情者 古注以為語之時每倦色之謂 注古

類則解故謂之而不情餘 朱注以為語之後力行

不情之謂 朱注類子則夫子之言而口解力行

設榮滋長何有於情 今曰皆通則義可兩角 稱

類子以不情夫子之言近於人情如此

苗而不秀者有美 朱注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

成毅曰實 法言言而不面者吾家童烏守此以

天命言此章係於悼頹之次則大宰氏亦通也

後生可畏焉 先考案助字句絕以為勸學之語誠

明斷也言今之四十五而無聞者不足畏唯後

生奮進者可畏也 朱注句畏字甲注從之古註

及徵每說

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詩心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心雅何來者言後來英才也 朱注每知後生之

之今日字伊注豈容謂將未之說今字與語由

正反先考以今日為寡、故先自四十五說起

而章旨極明

四十五而無聞焉 此乃待今日也朱伊似說自

勉以至四十五十徵云四十曰強仕五十而爵此

果然章旨益明德立名彰之時也

法語之言 徵云先王之法言也如樂語合語之語

朱注法語者正言之也 巽言者婉而導之也

巽與之言 與字古註朱注不釋伊注孫頤而與也

京注意不詳蓋徵云未詳此謂之明解何則能知

好言好色

其不知也

主忠信 忠信者四教之二也孔子固當屢言之在

学而篇以在上君子言之此章盖語学者之用仁

也友不如己者則忠信缺矣過而不改非忠信也

此所以宜出欤主忠信徒美微云過勿悖

三軍可奪帥也 兇考之注孝經以下非茂卿之言

也諸注家引言人語者率皆混淆不可未注則不可奪

也謂物于非孔門忠信即徵云後儒不知誤曰欲謂物于非孔門忠信即志美伊注此言人之不微謂之儻侗是宜矣誰

公五年禮取微曰使斯
詔索蓋每母異之
整一至于此禮亦曰

衣敝緼袍 朱注緼麻者也袍衣有著者也案玉藻

緼為袍注今纊及舊絮也玉藻纊為繭鄭廣韻緼

象麻也漢書束緼清火注亂麻也據此則古註所

謂象者有以象麻為衣之著也袍者衣裳連者

不收不求 詩之中義言不害民不貪地也莊子大

勇不收夫好勇者以不收為仁豈非高行乎 徵

別為一章寔確矣朱子曰引詩而章大偏禮云室疏

知松柏之後凋也 後也者後於人之也而獨不也

也後彫亦同不必說大寒非常之歲在巨平歲則

入疾貧惡之詞登子
殆之德美也後則為
一章甚謂象未註之
外不取人之言當居子
章聖行之良之哉無
亦同字

死有微以為冬月唯松柏青、故曰後於彫

知者不惑、微云此稱成德之人也、得之末註此學

之序也、伊註學問之要領也、誠知物于以窮揭大

罵二子有以也、孔子之道何必曰學問學問守

不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漢儒以

道而權、仁行云權當以礼推者權宜不失道之謂

也、子曰回能信而不能又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

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家語六本篇亦舉

也、四友所謂推者其在茲乎、諸注各言四等之一端

而已、先考舉其人而章肯始祭然矣、朱注權者

聖人之大用、未能之而言權、獨人未能之而欲行

解不外矣、伊注夫權學問之至要、衆諸儒學問

衝口豈謂夫子一措大欵可悲哉

唐棣之華、徧其反而、朱註徧音書、作翩然則反亦

當与翩、同音華之搖動也、宋徧、翩、百字通用、伊注

句則從音書、力是、京、古字通用、唐棣扶柎也、常

棣郁李也、朱註恐失考、朱注、唐棣、此詩以見花

懷人者然、則在六義賦體也、朱子以為興者、踈於

六莢故也甲注上兩句每意也但以下逸詩也其有所比亦不可知或以為東門之擗首章頗有微末可以為定說也

御堂第十是篇不闕於語由故先考止亦章而已今謹考曰說刊祐云

恂恂如也古註溫恭之與朱注信實之與注甲從末

注古案五政迪知悅恂傳恂信也說文恂李廣傳恂

恂如鄙人史記作悅今賄李為軍悅如後漢

書德行恂召伯春春之則朱注似優人蓋如鄙徵

云朱註以心言不如玉肅以外與案朱註何獨以

二半

宗廟朝廷徵云允礼多行諸廟者不翅祭祀且祭

祀嘗尚言語乎如下文聘礼亦行之於礼記

疏公事之地皆曰朝廷如入學御飲御射皆是祀坊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先則民作存

便之言親訓便辨也鄭注未注便古通乎書孔

傳詩毛傳皆云平辨治也

侃侃如也古註和樂之與朱註剛直也據許氏案

家語孔子與之琴使之炫侃而樂詩毛傳引作

術之說苑同

孔字典剛直與不引

徵云下大夫孔子

倚輩也故和樂古註極是

闇、如也

古註中正之與朱註和悅而諱也

案朱

文○玉篇

徵云上大夫為卿當彙事故中正而並

所阿也

朱注中闇正同

如闇于闇、冉有子貢侃

、闇于齒尊且中正可以見德行也冉有子貢齒

卑者倚輩自伍獨推尊者使先生言故和樂耳曰

註極是 案侃、闇、朱子棄孔注而從說文何

邪此等之訓宜以古為鵠

踧踖如也

古註恭敬之與

案踧與蹙同說文

蹙靡所聘雙小與孟于曾西蹙也趙注蹙也猶蹙

然敬之无咎王

朱註恭敬不寧之與

案係不寧

與、如也

古註威儀中適之與

朱從之又引張子

通案是說周與字

君召使擯

君命使接賓也凡賓主各有副

賓副曰

擯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教

上公九介侯伯

國之擯用命教之強半謙也

公之人子曷三人

色勃如也

古註以變色

足躡如也

古註盤辟只

而足盤也辟也

案足容之敬也

蓋折盤之盤

西前是也折盤之折盤注

辟步之辟

次也記人馬辟易注人

莊子蹇裳躡步注躡步疾行也

揖所与立左右手

朱註所與立謂同为擯者也

次傳命揖左人則在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大實至

外主人及擯也門相揖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与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上擯

末擯傳与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以至末介於賓賓答辭也其末介又從上介而濟下至末介末介又傳

与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

衣前後襟如也

朱註襟整只

古註一俛一仰衣

前後襟如也

趨進翼如也

朱註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案襟如以衣前後言翼如以衣左右言

行而趨

賓不顧矣

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注公既

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及告賓不顧矣於是

君可以及路慢矣

案公拜在大門內此私覲徵云

朱註紓君敬也可謂不知礼矣

案行君敬所以安

礼不知又云程朱出而礼樂掃地今學者徒讀新註

至此等事茫然不識其所言之意

案警字學者則可矣朱注簡而

此備疏體也非經注體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米注鞠躬曲身也鞠躬禮記曰

之不中門門中央有闕闕止扉木以而旁有棖棖長木柱

闕之中君所立且出入也大夫士出入闕右

行不履闕邢疏一則自高門二則不淨並為不

闕闕東為右且不踐闕則君踐闕

過疏以古註過君之位疏言門屏之間人君宁立

之處兩扉之間

其言似不足者蓋堂下言其言堂上言其氣

拱齊升堂古注衣下曰衣衣使去

屏氣以不息者米注息鼻息出入者近至尊氣容

沒階趨翼加也先考從古牛削進字

聘禮記下階是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古註沒畫也下足階

古註沒畫也下足階

古註沒畫也下足階

古註沒畫也下足階

古註沒畫也下足階

古註沒畫也下足階

復其位 跖踞如也 古註來時所過位也 微云蓋復

之空位也故跖踞不寧索古注不必 宋註復位跖踞

敬之餘也 伊註復堂下班列之位也 微云未注以

泥其字耳殊不知古文辭不若是拘 案二說未知

孰優

上如揖下如授 朱注孰主平衡手与心存高不過

揖卑不兩授也 微云朱注焉之也 孰主時高時卑

是如揖也孰周居之 伊氏從古註 上堂授王時

蓋則于階是也 徵云升堂下堂礼皆以

升下言之其以上下言之未之有也 案實孰未

与君三揖至于階三讓乃升致命君再拜實三退

負序九 此礼節之間宜高卑有度也 朱子之意不

以王侯分說今從之

勃如戰色 古註戰色敬也 朱注戰而色懼也

足躡 如有縮 古註舉前曳踵行也 朱註躡

足促狹也 如有縮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案地有畫躡

享礼有容色 享獻也 案禮聘礼賓祊奉束帛加璧

享聘礼既畢 庭實實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

入案孔散于東郭
亥色戰而跪言
心怖色也

大聘受圭幣享礼献
束帛虎豹之皮璧
後還之
大記主時載表壁
降亦主政揚

皮見文外足公再拜受幣不言璧古註朱伊皆云

享用圭璧徵駁之曰享用璧而已常儀禮明曰四

可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也失之及享

氣焉盈容鄭注孔十之私覲愉焉鄭注容

私覲愉如也既享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畢賓

奉束錦以請覲公事畢公先醴賓畢賓乃覲束錦

束馬私覲畢上什士外私覲束錦畢公問居

勞賓勞介而後賓客再拜送賓覲不聘享私覲公

行之日徵云享禮亦執璧以其非命圭故有容色

案天子之命圭唯朝天子則執以合符若諸侯相

聘則亦執者環至其制視命圭而環刻之此謂

之環圭長八寸與命圭之九私覲愉者為其不

執玉又有醴故也私覲其禮各別徵以祖今學者

徒以輕重解之祖也

使擯執圭二條朱註孔十定公九年往魯至十三

之事疑此二條但孔子甲註孔子聘問隣國之事

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各有所說徵以朱子為是

君子不以緝紙飾朱註君子謂孔子索是說焉

言禮以君子為非皆孔子之事索所文之說固非也此孔子

從那疏 緝深青揚赤色 葉是說文文也。新 有服也

古註緝者色 紕絳色 注疏淺絳色。乃上記五入力。紕

力里則 三年之表以飾練服也 古注練者 飾領緣也

微云孔子周曰飾者不以力領

紅紫不以為褻服 朱注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

女之服 微云孔子時朝祭皆有常服褻服獨宜

若從俗然故云爾王肅朱子 制祭不可衣及於朝祭

之服可謂不知孔子之時耳祭不以為褻服也

當暑衫絺絡 邢疏衫單也 門曲禮衫絺絡不入公

必表而出之 古註加上衣微云表言加上衣出之

言絺絡之末見于外 又云山藻疏載宜以之說中

以見 朱註非美 朱注先著裡衣表絺絡而

緇衣羔裘 古註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玉藻羔裘

以緇之外 朱注羔裘用黑羊皮 微云邢疏引士

冠禮曰緇衣羔裘朝服也為是

素衣麤裘 朱注麤鹿子色白 微云邢引鄭玄論

語注曰素衣麤裘視朝之服也為是

黃衣狐裘 微云邢引郊特牲曰黃衣狐裘大絜息

鄭公在緇衣初為大帶而詩箋則否

△藝衣長短石
袂古註求衣長
主溫短右
袂使作事

民之祭服也為是案伊註亦引之唯朱子則否蓋

知其不可必故欽此先考亦謂三代混淆滯澁難

辨者也彼都人士狐裘黃、何唯蜡祭已乎然考

古以存其可存則可美泥定以必之大不可美

必有寢衣 微云觀必有宇則程子為是 朱注亦

主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

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案程子鎬簡之說寢明通也前後文大德

狐貉之厚以居 朱註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

體 古註在家以接賓客 微焉伊註刻美

去喪其所不佩 微云君子每故玉不去身君子於

玉比德焉喪所不佩者主玉以其有聲似樂也則

每所不佩亦言朝祭及賓客皆佩耳如鴈礪乃見

子弟事父母之禮豈居十好必佩乎 朱注居十每故玉不去身

鴈礪之屬亦居佩也 案玉藻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

銜牙 案物十列玉藻脫此五字何邪 案有銜牙言其前後觸而有

聲也 物之半蓋証 事佩亦有聲故居在世子左結佩亦

玉藻鄭注結然 曰以潔寔卓見也 鄭注表否其後不使嗚也

非惟裳必殺之 朱註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

入案言凡佩皆佩也
間傳釋而織每
所不佩鄭注於
悅之屬如平常也

有裳績而旁有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存信要

案要七尺二寸有九一四尺四寸則去裳績而有

殺縫唯惟裳去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吊 古注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朱注吊必變服所以哀死案

吉月必朝服而朝 古註吉月月朝也朝服皮弁服

邢疏尊同文公不視朝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

朝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微云可謂善解已朱注孔子出魯致仕時如出

說哉案夫子之仕教年已朱注似可探微之病也

有必有明衣布 古註以布為沐浴衣朱注有以沐浴

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 朱註積公曰此孔子遺書雜記曲

禮非特孔子者已伊註此篇所記蓋自孔子死之

非盡舉古禮而行之其以為雜記曲禮者不深考

耳禮記諸篇与此篇事同者當以此意看各百理

然朱注殊鍾其

存必變食居必遷坐 古註改常饌為常處朱注委

飲酒不徵我不取也 浴有時之坐所以重居也

以不言存遷坐者必字不德故也 尚使人眩惑耳

又文以不視朝
亦先儒說

我輩所說以少誦習何此一節聯用四必字

膾不厭細 朱注牛羊與魚之腥其而切之為膾

儀中與羊並之腥其而切之為膾注其之言膾也

先著葉切之復較切之則成膾也 厭滿也 豎也 斃也 如馬豕不厭高魚鼈不厭

也切肉 每所厭其細之謂也 朱注食積則能養人膾第則

是以款如 朱註悲失于詳 伊注從朱子古

食體而餲 徵云孔安國曰體餲臭味變 案北注膾

也餲味 親盃曰食體謂之餲是體餲也 別未知本

也餲味 文何故加而字也 案郭注餲餲與見術語疏食餲

也餲味 傷熟蒼頡篇 朱註體飯傷熟濕也 餲味變也 未

云食具敗也 何據 案鐵注故朱子合而曰體飯傷熟濕也 餲口味

變蓋據 案體其臭變也 餲其味變也 臭而知臭

孔注也 食而知味故曰體而餲也 體音意餲音隘 物子未

達讀爾雅之法如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豈可據之

而曰宮室也別字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對文自有

別

魚餒而肉敗 爾雅肉謂之敗 郭注壞 魚謂之餒 郭注

色惡不食 朱註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失飪不食 特牲礼請期曰羹飪鄭注肉謂之羹飪也謂明日實明

時古註失飪失生熟之節

不時不食 朱註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古註非朝夕日

中時微非之曰玉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市故君子不食也

割不正不食 朱註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這次不離

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正慈以寸為

度蓋其質美与此晴合也

不得其醬不食 古註魚膾非芥醬不食徵云此奉

一例其餘也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

藟濡鼈醢醬實蓼魚膾文醬麋腥醢醬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古註每解不待解故也朱註

以為飯氣甚似後世文辭那疏氣少食也是解之

氣不餽言肉多不得過食餽之教也古文辭當

如此玉制口庶蓋

惟酒每量不及亂 徵云燕礼大射鄉射鄉飲其終

皆每算爵每算樂以至執燭古礼為然觀於賓之

初爨以失威儀為乱也朱註引程子人合歡故不

不使量亂也解血氣而不及乱耳程子曰惟真道

学先生哉豈謂以獨飲言抑程子快洽案亂不

心威儀然亂志亂血氣非此經之也

沽酒市脯不食朱註沽市皆買也微云沽即買

刑賣朱注非何別賣酒不食則不買也買酒不食

則人買酒飲我豈可不飲乎亦非禮也案小雅

每酒醉我筭買也朱註恐不精潔或傷人也微非

確美初語實賈市也微云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居

可謂不知而為之微云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居

子之不食恐犯先王之制也案是受亦有地不時

大矣此專以禮斷或問每酒酤我何謂每曰萍

氏幾酒謹酒則盛周之時市沽者固有之世亂而

市有葷物夫子之不食此慎疾之一端也市者天

不撤薑食不多食古註撤去也葷禁薑也薑辛而

字成說亦通微云何注以為葷奇文也朱註薑通

有豈飲酒故朱注為勝案是未詳考耳朱註薑通

去穢惡故不撤口案通神伊註本草薑性辛溫開

明言能通人氣使開爽也伊註胃益脾能通心行

食中要藥也故每食及微蓋孔子嗜薑如文王嗜

必沒但不多食耳各成一說考之孔子嗜薑食撤而獨

留薑微之說是美不多食連上讀之伊註是美先

考如是說微云不多食連上為是河朱不連上依

一伊之解果然則當存不得其愾不得

之 伊物以通神明為鑿然伊註所謂能通心肺
亦一意已豈以為通於鬼神之意歟

祭於公不病肉 古注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

賜伊注謂或自食或不留神惠

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 古註自其家祭

肉 徵云言自其家祭肉而 過三日不食是鑿鬼神

之餘 以此句下當添是 祭祭肉猶曰凡祭肉也

他人饋胙或有過三日者改曰出三日不食之矣

朱注曰人不食之非天 徵云此注文誤入觀矣

字可以見已 祭物子見又字甚詳此非孱入何

三日禮也教家祭必不出三日而食之若 上曰祭

於公而此但曰祭肉不復識別其辭不相應故知

其為註解也 案上曰公之胙不病而此曰凡祭肉

相應美且去是二句則祭於 朱子不知古文辭其

為儻侗解亦宜 知朱子不從古注其解實誤也其

以其誤是解虛詞

語由七字旁註入正文今案徵似欲去十三字若

以祭肉為凡祭肉 徵云蓋以 以七字為注猶可

美微意果然乎否 甲注若出三日則虫祭肉不食之也

崇

食不語寢不言 當食而語既寢而言皆不莊不敬

故否 今人多寢食而言語余輩天性厭之微云當食而人與之言豈容不答正乎若石甫出川

豈不言乎索是固也言豈一端而已安得為此軒解 語煩於言 故食曰語寢

曰言 大雅毛傳直言曰言 疏一人論難曰語 疏

人相 大司樂鄭註登端曰言 答述曰語 說文同也

答述曰語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 鄭注言已

力 喪服四制大功之喪言而不說 鄭註言謂 東門

之池先晤歌而晤語對文之別可知而晤言

此段言夫子飲食之事唯寢不言一句以類附之

伊註大誤 伊注食：祭肉也當看 微云朱注引

范氏作主一無通解是聖人為道遠人也楊氏作

養生解寢哉 范氏曰聖人存心而地皆食而食當寢而復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力

氣至而不出焉寢食則氣索存心不地孔門所

突出寢甚也微之說全不通 微云當食不出海

蚤疏食菜羹凡祭必齋如也 古註明了 敬只三物

之 故薄祭微之辨亦明了 微云凡絕句等凡包它果



從陸氏凡治必非陸氏所見魯商必耳誤身孔子
因魯人豈不讓魯商乎蓋食必祭何也記其意身
也耳

席不正不坐 言坐必正席也 微大不通 微云也

禮或銷簡乃云不文明言居燕食必正席是有席
或履字耳

不正之時也案曲禮主人既正席客既掩席而辭
夫主人待客布席豈有不正者然正之者示新之

禮道亦然 物以類三禮自高獨
自是疎遠人可不慎乎

杖者出斯出矣 古註杖有老人也 即人飲酒之禮
主於老者老者有禮畢出孔子

從而後出 微云即飲酒之禮
以明長知之序也故唯杖者是禮可
朱注 六十杖於

不教既出 委美

鄉人讎 古註讎驅逐疫神也 驚先祖 即存室故朝
神也

服而立於席之阼階 不可改也 微云朱注安哉
朱注 讎毒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而臨之者每所不用其誠敬也

之禮有不合孔子之心者宋儒持敬乃不合其心
爾 一言雷震朱學獨 子貢觀於晴子曰非爾所知
有文處者有可憫

也 雖記 苟識此則莫怪讎之近乎戲也 伊陸安
說漢儒所習也此言加敬於鄉人也崇鄉人方讎
而已朝服以至於主人位此何禮也聖人豈易於

書前土至極守當身一 可謂古學矣然以是為古
備諸者其可臆度乎

備諸者其可臆度乎 可謂古學矣然以是為古

備諸者其可臆度乎 可謂古學矣然以是為古

備諸者其可臆度乎 可謂古學矣然以是為古

備諸者其可臆度乎 可謂古學矣然以是為古

礼未必然也世衰而子弟多暴故然未可知也微

朝服而五盖古礼而孔子行之而其礼之不可得而知之美

问人於他邦朱註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非伊臣

使者敬所問之人也微云問遺也曰他邦則為聘

礼之問者審矣礼重故再拜而送之聘使禮之問

行聘之明且親性問御大夫庭實也案曰說為是

允獻於君再拜稽首送其使者禮也案云王礼道不

虛問必有遺固也問不必列遺

丘未達不敢嘗微云藥多毒古每饋藥之礼礼失

俗變貴人問疾或饋之藥時人亦嘗而受之康子

饋藥卻之不恭故曰丘未達猶曰必有此礼然丘

未之問也不作其非礼而豫以己之未學既不傷

其意亦不嘗以踐非礼故礼安國曰礼也贊孔子

也古註亦知其故故不嘗礼也

殷楚伊註孔子家範也案雜記庶焚孔子拜御人

孔疏孔子張氏據曰仁氏愛物固有問方退朝初

問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馬身案此說最明

孔子何不遂問馬乎微何不先考如是說又

又案家語孔子
西大司馬國慶焚
子退朝而之穴所
此則其處也

居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徵之說出於康子饋藥章

親舊說為明 徵云對使而先嘗少許故曰先也飲食有節為知居之賜不在我食時也

豈能食而 宋註言先嘗則餘當以饋賜美樂此以

嘗為食也恐誤 似古注亦 宋注食恐餒餘故不以

薦之祖考

居賜生必畜之 宋註仁居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宗

者言賓祭也是注 徵云畜以為牲也蒙上賜食

莫非犬馬畜美有牲曰祭每牲曰薦 宗穀果注每牲而祭曰薦

然祭亦曰薦大夫當祭日 牲必奉牲體非特殺不

人非祭賜之不可也

可美故賜腥而薦之以其不可以祭也故止薦之

邢疏必畜以待祭祀之用也得之 宗士而賜羊大夫而賜豕豕不

中祭祀之用

居祭先飯 宋註居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居嘗

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宗居賜食客三則余之祭然

羞飲而後居之食也

東首 徵云玉藻寢恒東首 鄭注首 是寢必東首者

禮也居視之故正其禮也非閑疾也 宗破宋注

蓋古人室制戶在東南寢恒東首者亦与居恒當

戶同義 五原居子之 皆取鄉明也 所謂尚生氣者

漢儒好言五行之火也 鄭公說禮說

不侯駕行矣 古註 愈趨居命行出而車駕隨之 左

傳楚子投袂而 徵引玉藻 九君一節以三節二節以

不侯在外

朋友死无所歸 徵 云言朋自遠方來者也 近是 云

孰邦之人必有親戚也 古人必時葬其御檀弓曰

賓客至无所歸 夫子曰出於我乎 棺死於我乎 殯

非祭肉不拜 伊註 祭肉則拜尊神惠也 徵云不注

同於已親也 非美敬神也 何列也 古註 不拜者有

通財之義

寢木尸 古註 偃人 四體而展于土 以 徵 言在內寢

尸也 此禮曰 中如尸 鄭注 視只正 正与君不容一

類改此連言身既曰居不容 卧豈有容乎 故知曰

注悲惡其類於死也 惰慢之氣不使於身體可謂

嘉言矣

居不容 古註 為家室之敬難久 徵云可謂善解已

道不遠人 聖人之道不強人以是所難久也 〇朱

注居不容 游惰也 但不若奉祭 祀見賓客而已 申

申天也 徵云居即間居也 仲尼開居也 文作仲尼居

雖襲必以負 朱註襲言燕見 徵云古注押素親押 襲言教明見是押襲

何列第注力是如襲 衣之襲可以見已 甲注此亦門人記之以負

于此為非重出 案入大盾每事同 未注重出 故亦非說襲

或負版者 徵云負版在凶服豈別物乎故知注誤

入正文案喪服記教注凶服予服以衰為右並不

有此衰 前有衰長六寸博四寸 其辟領亦當同之 左右有辟領旁出衰

外唯負版則孝子乃有之孔子式負版者 負版者以一方

和置於背工子辟從者領下辟垂於 標是則負版 之以在背工曰負口喪服記單曰負

者凶服之最重者也註之以明上所或凶服是唯

孝子者 故德度之 徵破齋說曰謂持版藉者

為負版豈有之乎 何晏不知而強為之解也 古版

者持邦國之圖 藉米甲皆從之 案 周禮獻民教於 邦國者王廷物 諸侯之 紳可在

王王拜受之以民者君之天也 君之職當然為下

效之備也豈有之乎

迅雷風烈必變 玉藻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更

蚤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鄭注敬 徵又小辨厭可

微云以雷为天怒 古未之聞也 君子所以敬者適 神之行也 天生屬物 雷胎虎声 天之仁也 豈可以

春雷兌蟄謂之仁可矣其暑雨雷風拔木殺
人謂之怒亦可矣迅雷怒雷也誰知上天喜怒何

升車必正立執綏伊註所以戒顛仆也未註正立

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古注所以為學

不疾言 夫子亦時有疾言遽色也萬世宗師何其

尊美天性沈重者不疾言遽色此其常也保傳屬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致坐而不差獨處而

不偃坐怒而不罵蓋漢儒所編此必有傳跋一作

善人自宋學興東傳人如濕薪而人才殘矣

徵之曲礼車上不廣欵不安指之視五駕或視馬

尾顧不過轂又登城不捐城上不呼萬猶規也

色斯舉矣 此章舊說都不了至語由始較然案

家語季孫色然悟正論言顏色動也空於怒而於

色左傳載色載笑詩色怒也莊子怒而飛遊天潘

岳詩重圍克解危城載色注猶曰有生氣起色也

合而觀之則此解形色奮起豈非確解乎未注鳥

見人而聽五何有於顏色徵之舊注泥鄉堂必

當子學唐棟之說
章以在篇末故獨
欲存疑

公羊也然亦疑

韓詩外傳以謂說
楚王聘焉與其事
曰君使不從非忠也
從之是違也
不如去之方安性
谷矣知日之所為
語也也斯等之矣
則而後集傳與之
專是也

微子章徵以於章
與邦居之章章例
觀之其法可知

記孔子之行又眼不識古書故以為有闕文不學

之失也案此似狂夫之言可不訖乎微之說不了

子路向雅三張翔雅而飛去此果何說乎朱子疑有闕文記所聞以俟

知者寔儒者之本色也物子不解而妄罵人誤哉

朱子所候知者其幾先考乎物子罵長秋為朱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古謂註仕先後輩也朱注編口

蓋是進士之進據王制士之由鄉黨升于官謂之

進朱子刪仕字非美案可謂微稱其召美

野人也朱注以野人居子為時人之言伊物皆從

之故先考亦固是其實不必為時人

伊氏於此章又微三禮守美且曰有與論並不合

者噫不與孟子合此其所以為孔門遺策也

不及門古註門不及仁進之朱注此時皆不在門及

微之不及後進並不成豈微先考此章長賤之美

回也非助我者也物子之說此章之豈大不及朱

註之明也微也相與已案物子不解聖旨可知

語由所錄皆其餘論故不與朱注鵲蚌也誠

積善當徵表先中
肥有是說但求善而
力已全明

問物子餘論卓然古來儒者誰有此至言者先考
之恥亦異於世所謂儒家者可謂知賢美

存哉閔子騫 孔子不字門弟子先儒之所不論及

物子兌明之先考所以取之也或疑孝哉閔子騫

是即其父世昆弟之言歟古稱兄弟所蒙甚廣則
父母不字子那所拘也

不知先考以為何如且存以俟達識 問字唯伊

注不通伊註問離間也人不可以異母兄弟之言問
之於閔子微破之曰仁者以問力獲業日

造是辭 何問下有助字猶更改於父之道之例辭

有緩意不容舛也 所謂維損之解亦不可不察

者非取於其解特取其引韓詩外傳以證之也已

先考未嘗如伊註說也若甲注則母及弟斷
無稱其孝友之理

南容三復白圭 朱子據家語為一曰三復後於古

注此注南容復白圭
注此此三五復之又曰坊邇有道亦以不廢邇

道所以免禍案真之之事再出故合前後說之甚

確矣三五復白圭
三五免禍家語以為異士大戴禮曰以

為異姓說者多以家語為王肅之安先考直從舊

父引父身大戴禮注以為異姓
也周禮司職口時得異姓上攝康

家語曰以為異士言
殊異之士以為異也

季康子問

朱注

臣之吉居不可不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若之此故悔之道也

及微對有詳略君唯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並

有一理然孔子此答豈有待康子能問乎大異於

孟懿子問亦有故朱註未達也雖曰言必盡乎不

遷怒不貳過豈可謂顏子好學之實邪故微而

未達二章之義也在論語定哀之間孔子未嘗居身

每當夫待問乃吉固教之術也言於君必盡而固

古之道也然於二章皆無所當已知之則先考之

定尚不可易者明之矣朱本逸亦句可疑言注

顏路請子之車

葬禮稱有也古之禮也朱注

命事不可

以與人而鬻諸市也又曰且而所賦窮定者湯我而勉強以副見意豈誠心與直道哉又曰或者以

為君子行禮視者之有無而已夫唯說理是以未君子用財視之可豈獨有無

適中也業命車不可鬻於市執路而當知之今清之者必有可鬻之理故也

聖人何成邪用財視有無亦不理從人之可見而可用也為無別無後用財之義

變故也伊註表可以稱家之有無一句得之其他

此理論已微云顏路少孔子六歲少當作長顏

淵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十三歲宗則此出於不案及門章

從家語本文則顏子死伯夷死年數踏誤不可詳

也先考據家語年諸弟子皆大概表其在年少時而已非固執家語也或問葬禮稱有年顏路不知歟曰知則必知之然孔子之車獨顏子之車此顏氏獨有車也故欲以車作擲身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孰**其子身上而各言之故

曰言其子也猶曰謂其子也然古父簡而意極西變 **回也才** 雖也

不才亦可比論也然其才其不才亦皆稱其子而

谷之則在父之心其哀乎世也每浸差別矣何限

曲在數字中人多誤解以為自父視而

不可徒行也 顏子之卒夫子既致仕矣古註曰孔

子時為大夫案本文為伯夷死時之事則古注亦

通從大夫之後前日今日豈可兩通

噫天喪予 宋註 惜道 伊註 歎學之不通甚唯微得

古意 微云聖人之興必有此輔故稱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也 不用子路之死天視之

謂公羊皆安乎 至語由而寧旨益滿 身後之託美

語由曰知天之將使斯民為唐虞之民此知字不

肖屢問之旋先考曰何必改作期作願亦就

其初志而言之耳 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易大 今

案顏氏之子當作回也

子哭之慟 慟古註字書但曰哀過也案字以動蓋

哀痛之極其身緣動也 所謂情性之正出於朱

注痛惜之至施當其衷中其即出於伊註聖人情有

則為天下之達道 並不通之甚者此章有先考

始明矣 伊氏又詆大學可謂賊於道也

門人厚葬之 此章亦先考始發明之美諸註混洩

若夫子痛禁之意微見於也則門人敢違命乎

觀人情可知也 與之並與之便冉子 如曰說別

此章全意味為顏子門人亦非

視予猶父也 與前章鯉也應 古註回自有父欲

聽厚葬朱註蓋顏路聽之皆不違故也

非予也夫 徵句夫字語由從之 夫屬下 伊註夫子

自朕之辭言非我之所當為 徵殊吐怪 朱注每

可憐然

季路向事鬼神 徵云蓋子路之心在知鬼神故抑

之也子路果問死 伊氏疑祭祀得饗與否故夫子

死而為鬼若死而 又云宋儒紛紛欲以理明之其

說終歸無鬼矣務騰口舌之失也

案如朱子自以

曰坐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不可驟等故言之如

此系宋儒動輒申驟等而不知人自其性賦哉○

程子云此乃所以深言之也而仁存又因此而疑

繫辭稱三代聖人可不謂安乎案實經之賦也道

是然徵曰不知生焉知死言知生則知至焉此獨

有程氏之遺蘊也先考不若是說

閔子侍側

引孔說者因御堂注

甲注闕也據說又誤

也孔既徵亦於御堂說此章之義可從

正可以見德行之也冉有子貢齒序之者

不得其死然

邢疏然猶焉也案古書然焉相用

仍舊貫

長府舊貫至物子始豁然曰說不了

微云

也親語文史僕謂曰例也閔子疾其啓後人學欽之也

言必有中

言註善其不欲帝民改作案理必微以

不足死其引子貢之言中煩引中字詭言人為不

知古言尤可厭微云其後蓋有災而人皆然事實

亦詳故先考曰未知孰勝

案注

由也升堂美

先考始於勝美

案注

明之域特示深入以正大高明譬堂以精微之奧

譬室與在伊註以從容自得譬室中之申了矣

入道高明正大之地也徵乃不取堂堂之譬身通大

原知古聖人之心是入室者也語由曰形容

假設以言才德所至之地是不始得通明字

過猶不及 所謂夫子獨語其才性相及而未敢優

劣之此章之本義也於答子貢亦為確切子貢曰

說未及於此也身 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物子

曰誤二為四意四五文是故誤為二為三者多矣

五歲物子張史記九年數皆不可確據先考特引表其皆年少已

季氏富於周公 徵之十七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

也子曰在中古文周公周文公也徵之不以魯言

之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徵以魯公為魯侯此誤也

其二則魯公豈是言乎又取或說亦誤也徵云或曰周公非且也

伯禽公天子之卿而當過於論語稱周公者皆文公也禮曰

從茂卿之說有從大固不可謂富於公室以具有一

也故以周公言而著季氏之僭安也

聚斂而附益之 伊註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

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

夷所為徵云可謂善解高語也夫政事有先後之
序緩急之施冉子之所先未可知矣然必別有所
先而未暇及賦稅也而孔子以此為急則冉子可
謂過已其實豈有聚斂附益之心乎歸罪於冉子
所以警季氏也首以富於周公起論可以見已警
季氏是徵所發案朱註大守引范氏曰冉子以政
明政先為所徵而不能善至能如是也術不明
不能及永滿身而所以比為急故也

非吾徒也 朱註又守絕之也聖人惡黨惡而害民
人正之又見堂惡何謂邪愛人豈以卒可與乎
愛人之身已也

柴也愚 古註愚直之愚 朱註引家語最明弟注
知不足而厚有餘易語祀其其且而廢教啓勢而致
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法血三年未嘗見蓋難而
行不經不實可
以見其為人美

參也魯 古註魯鈍也曾子性遷鈍案禮子魯
人二出語由

曰推魯索推魯之推與穎悟之類及即鈍也

師也辟 徵引樂記最明案記奇音故先考取之又

引孟子趙岐註琴張顯孫子張也其西人雖稱福
說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統善而

稱狂狷子口號一也學記蓋明道其師曰子

張有辟之失也 案教辟者倨傲說激之意獨

可者之異義同

辨說之辭也有孟子如逮事則曰軻也辟亦不可

知也古註子張才過人失宋注辟便辟也言習於

遠於子張為人微云邪辟便辟豈子張而若是

由也嘒古註子路之行失畔嘒微云邪辟曰邪焉曰於舊

註作嘒嘒字書嘒失容也常唐廣韵曰嘒失

字書作此歎嘒與嘒同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嘒

失於礼容也今本嘒作畔王弼云剛猛也因駁朱

注朱注嘒粗俗也傳稱嘒者禍俗禍也微駁之曰

子按且逸乃逸乃諺既訖孔傳叛諺不恭釋諺字也

畔嘒同孔傳所謂不恭亦主容也然鄭玄曰

子路之行古注可引則不翅容也朱注訓粗俗兼

言行而甚備微未為得此舉性弊何有於升堂蓋

畔嘒者粗暴之意其只其行其言皆可通

微云程子曰曾子卒傳其道此何所據韓愈原道

何足為據可謂古學美凡孔門所無不敢放言此

古之學也孟子鳴臆以誤後世孔子而在其鳴鼓

之攻嚴於冉子亦不可知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中間狹子曰二字先考卓見也

子貢貨殖福以既其
此類子居空而感之
又對也

朱子精敏胡不見出字 朱注紫也 魯上脫子四二
字或疑下字于四當在此

卒之有而通而說 其庶乎美以辱空故取徵此

先考之明解也 昭子引繫辭以由受命而與也者
亦中也說進道未必失於古言

也 在繫辭未的 徵之以賜不受命並言可見其

近於受命而與也 實確也 孔子語其常而不驗而猶

驗矣 孔子之言不驗故王弼何晏更其訓而曰
幾聖道失於百言非美意未可以武斷王何

也 所易 世儒多謂顏子樂於陋巷有孔子在故也 業

也 高緩頰于易也 殊不知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皆然之說也

者也 顏子則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之志也 業物
子之

見卑於
先儒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徵之顏子不欲小用其才而

子貢喜用其才也 孔門唯顏子子貢以聰明稱 業賜

也 也 達微 非空言 故孔子嘗以孰愈問之 此章亦並言者其

故為爾 業物 子卑 貨殖猶曰 殖貨古又尚有充

體後用之辭也 徵引中庸 殖財 殖焉 破升 殖與
胎通之說 得之言 曰 右 殖 貨 分

子貢所以殖貨史遷之言蓋不誣也 貨殖傳 子貢
結 殖 貨 子 貢

使孔子名而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此所謂
得勢而益

豈耳為守錢虜者乎亦以是求達焉已

宗孔散子同吾身
賜也 變方之日
是 非 轉 乎

柯維驥曰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棄命而賦殖為大史公左傳強清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特願耳曰索是儒者之談不立辨耳

德則屢中 言贊隨之謀瘡居之利能從其所德也

此子貢之得才也然比顏子遠不及所以策勵之曰

說不屬上說失之 朱注子貢不如顏子安須樂道

中一也伊也亦一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 善人物子始發明之

並言可見象陳之士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子因以創業言之 先考證之左圍而

其說乃定矣 左傳昭五年鄭罕虎如齊晏子歸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氏

之主也杜注謂稷子唐政曰晉語曰此亦是經之章句也 宜莊子曰齊公子善人也此亦是經之

大揚確也 朱註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又云欲

仁而未志於學者也 索悅德而伊註以據孟子注伊

善人者行善而不違其德有 渾茫然不得子張

以鬼問也 微子孟子可欲之謂善亦謂其為天下

之人所好也 五霸假仁故置之信之下索孟子所

謂善人不与是經同 樂正子好善出於善子篇以

子謂物子任華浪說故踈脫至此 孟子之徒丑章惡

也弟儒若以孟子說 說大王基王迹亦大曼德

又禮記以深衣為善衣之次鄭氏善衣朝祭之服也經亦不

周有大黃善是富亦以其才言之所謂才雖不才

矣微云至大王而臨我古先聖王經營天下之迹也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微之說不如語由之說得德

也微正如管仲為仁於天下不猶聖人之迹變化縱橫或似能入聖人之闢與故孔子斷以不入

身室詩云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此辭甚以履我言

踐我迹也古之君子常汎汎而玩典雅之辭此語未必不取於斯

論寫是與古註論寫者謂口每擇言宋註言但以其言論

寫實而与之及微論寫謂時人之論也是者足述也伊注從之各力一說皆不了改竊案

世多為君子御急亂德故成人曰人宜論之馬是

從也君子者字色莊者宋論必篤而後真實可辨

故皮相之言不可與也論猶王制之論秀士卿大夫

論選士大司馬論造士大樂論進士大司馬曰司馬辨

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樂先王之為能論於其可見則章有不踐迹不入室

之語故次以是章蓋得錄之意不踐迹者如管仲可以為善人

然學管仲者亦可信也

有父兄在古註當白父兄不得自專伊注當務體

父兄之心案合二說乃備美未注類說案命於丹

有亦曰不患其不察

命夫之且而遂巡畏縮亦過激也丹子用戈存師
豈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乎又曰縮之義理中而
使無過門語氣也

由也兼人故退之行已不足代人兼之故曰兼人

古註尚人在勝未註人謂勝也伊註謂加倍於人也兼亦

此意欽此章伊註勝未註欽以己性所能而施

之天下邦亦與乎夫子之道美故不知為師之道

而為人師則必成大人之子可不懂哉亦可謂

子在此何敢死朱注明了微之駁奇甚

死也朱子不知古言喘一哉衆且兼盡是美伊

氏之腐於宋儒之腐腐伊氏夫子若履之厚類者

而非思兼微云類子方其後之時豈知子在字

兼累論也未聞夫子定死則豈以子為不在字朱

注不可改然其餘論微破之者是矣微云可謂夫

難必捐生以赴之矣是豈得過難之強乎亦豈類

類子哉餘子結能之上古天子不皆方仰胡氏動

作也春秋之解何必然也伊注亦曰觀此言則子

見夫子過難類子必死而不顧身衆此豈可驚之

乎哉此章之所以記語由後之微奇新不中

用古注微云類子故在後以復孔子蓋劇也而類

子不言只謂而曰夫子豈是也而敢闕一以無成

也故記焉○案子路從而後曰說甚德人先考引呂

况子在與前章
類人元在正訓辨

凡人在他部而問政
問有以水被腐則
惟以父子兄弟之愛
過慮禍之厄恒情
也夫子以類問為死
亦視猶子也問仁則
愛之意宜以今日

覽可見秦博士与孔包二氏同说

季子然問 所謂說者未考孔注以来唯曰季氏子

弟

吾以子為異之問 孔注謂子問異事耳微云異之

尚異問也 与異問之異同未詳則非常非美常非

与異同 不必深文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此固称御佐之任也然亦含

二子不能以道匡正季氏之意非皆三子切責季氏之不可匡正也

可謂具臣矣 語由以爵位说大臣具臣此固然也

子然之意本以大賢大益問之則其意亦固存焉

先考亦合而常得之伊注亦不可没大臣以人品

而不可以位道申則一命亦大臣也道極則三公亦具臣也楊雄以大

臣許者而生則章帶之士亦可唯所主在爵位也身所以訊季氏乃爾

然則從之者身 從之者亦蓋人臣之一等也孟子

曰以順為正者舜之道也仲公孫衍張儀

宋注隳抗季氏不臣之心也得之然則列尹以誡二

子者失語由也 所謂諸家之说主二十所以失

語由也宜作舊说主二子論之者此失語由也集覽

四家注二子者未注伊注也其詳宜有斟酌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事与前章連續錄之意

賊夫人之子 所列左傳一哀三十 曰其傷實多曰必

有所害曰敗績厭覆皆賊字之注釋也夫子蒙人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伊註費之邑有民人有社稷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子路英氣可概想也蓋子羔

之學亦進宜勤之活物也發其志焉此亦學已未

註我大不取也 末注子路之言 謂窮而無歸於口以禦人耳故夫

子不升其眼子特惡其倚也案 微云書謂尚書

莊子曰書道政事故子路云爾 案天下篇詩以道

言者 後世以為黃卷都名不識古言也 案書固以

尚書為主然周禮史官所掌豈止尚書乎申叔時

語彙大子之法曰教之春秋 指國 教之世 世繫也

近世之事世 教之令 夏令時 教之語 鄭語 教

之故志 如歷 教之訓典 如三皇 皆書也 出於故

周公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子曰子產於學為

博物 家語又博物 凡 經書引古語多是尚書所知

且物子親是經常同古言古言其有一載尚書者

故言不可不詘物子辱果敢而窒使人遂沒其美

亦自取焉爾微引鑿辭書不尾言

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之言卑然傑出易以惑人而

資於不說學者故痛卻之以佞者也左傳周原汭

不說學閔馬父曰周其亂乎夫必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昭十夫子亦惡是說之易行也孟十四

亦如無書夫子而仁

以吾一日長乎爾 宋註年少長於汝得之徵謂之

失古言安言微云乎爾 孟子出乎爾者及乎爾者

也古言亦博不可滯定

拱乎大國之間 古註拱迫也宋注管束也案拱固

見魯語拱讒言見漢書霍去病漢語 訾者弗瓦注左

傳所謂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之介莫甚近焉左傳

十一而拱甚於介言其極束迫不安也

同之以饑饉 有師旅必有饑饉故曰同之莒之華

序亦有是句不知孰前後

可有勇且知方也 勇言不懼於大國也 方古注

莫方也宋注民向戔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十

可謂徵云朱註方向也何註為勝紫小辨丹

夫子哂之 哂天忍切又作攷引說父笑不懷顏曰

攷故朱註哂微笑也古注哂

可使足民也 古注衣食足也朱注富足也語由曰

使康且富案禮樂所以教故曰康當足矣

鼓琴希 孔注思亦以對故音希朱注希間歇也攷

朱注然希是語由曰琴音微亦朱注之意也

鏗爾舍瑟而作 古註鏗者投瑟之聲語由弦離

異乎三子者之撰 古註撰具也為政之具案繫辭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韓注撰教

猶事也案猶事此撰者言自撰而取者也

浴乎沂 朱註沂水谷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

焉理或然也案引地志案朱

風乎舞雩 韜刊舞雩也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

求雨案猶曰雩朱注祭天禱雨之礼有檀楨樹不

也 伊注曾點言志益通管暮春時也案句之臆

特暑春之時也故疏是注 朱注今上巳祓除入

唯 唯諾之說造達人後孟十曰惟耳亦然惟同亦

本交也
案周礼孟春時鉉
除舊布新注鉉如
三月吉水滌滌以
當滌滌也

然与此正同先考曰我徒字西说身 朱注永則

亦則皆為指問而夫子答此未中者也

此章先考審之不肖何言朱注最扭捏於家言其

誤不可枚舉伊注以三子為有用之賢才其見出

宋儒遠矣 古註善點獨知時亦簡而無害也

天生先考而此章之義始明實後世之大幸也

顏淵第十二

克己復禮為仁 左傳昭十五年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

寐教日 楚靈王問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家語作不

仲尼曰古也有志 是徵引左傳脫 克己復禮仁也信

善哉 家語仁也 索克己在左傳自克也在家語勝其

情也 徵失之 古注克己約身徵云納身於禮也利

知私欲未 語由曰勝自己所欲正與左傳家語合

朱注己謂身之私欲也伊注己者朝人之欲克己

者獨言己從人之意言不存己也索大凡一意也

相應索是失謂身 又曰為仁猶曰仁也又每左

傳同徵失之 已徵云為仁者行安民之道也昭謂克

之○朱注為仁者所以全其 復孔注復及也 朱

能勝己私情復及復也 禮則為仁也 徵云安國之意

如及身湯武反之之及蓋禮在外友之於已而踐

之業孔意必不歸於禮非存深意然言可復也復

訓踐故不如訓踐之勝也案言可復也古注後猶

後踐言也亦不直訓後為踐曲禮胸身踐言案物

子復訓踐之說未知何據蓋及復而踐之則復亦

自有踐之義物子謬解孔注之意遂離及復之義

直訓復為踐者誤美語由曰復履也取於及復其

道之意也道及復其又曰履三代之禮取於非禮也

履之語而用履禮字取禮弗履竊按復禮古註似

穩

天下歸仁意徵云顏子才大故以行仁政於天下

言之門人問仁唯顏子才大故也可謂明也案唯徵窺

此意然必以制作成說如語由而是章之義始明

確矣朱注是言其勤之伊注沛然不以捉風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所謂仁是顏子所固有在是

章為緊要汎然與我欲仁斯仁至則觀者未達

也甲注言我欲仁斯仁至則觀者未達

之亦闢於是章之大意微已故不隨身而行之

也仁 左傳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 十年二 古之雅語

故有如是者孝經亦多与左傳同辭者

此章先考不出終古晦也 已卓識高明學者所

宜瞻仰也 宋注曰傳授心法曰天理人欲皆孔

門所每一夫私言耳於是章每當焉且以礼为天

理之節文獨可言也然遂離先王之礼而以天理

說礼孔門所每徵駁之古学哉 徵云凡言礼有皆

解以天理 大同小康先儒多非說之者然亦臆說

也大道之行三代之英相並兌端則夫子為子游

說礼之本復何疑故先考引之顏子与老聃同操

真特見也故表大同小康以著其所見

朱門如見大賔 左傳曰卒曰敬繼之聚也能敬必

有德德以治民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

則也 三僖三十 案克已復礼及斯語左傳以為古語

此明夫子所誦古以告也 徵不引左傳係則為先

此以是概一

在邦無怨 古註明了 在邦而商為 徵辭說也 在

言在邦之人卿大夫是也 在 待云在彼無怨在此

亦言在家之人卿大夫是也

且射造語正同豈有他說乎必在邦必則在家

所謂雍也可使南面故皆以仁政之所由出也於

也然此章之大義也宋註敬以待己恕以及物則

美案此家言也伊注仲弓之材亞於顏子故夫

言明矣亦私與家言以滴淫耳皆未達徵以為諸

之得伊氏卷孟子之說此經之所以晦也欲伊注

西仁之方者當本之論語而欲明其意者若孟

子可矣案孟十列自救世一箇說也孔門所謂知

為之難 仁之難全在為之而已此半之至戒也其以

成言不顧行故不可忽說去夫仁者能為其所難

而後言則言之訛豈非至篤行乎中雖躁而多言

又安一言乎夫子之言之厲者以其率爾再問故

也古註不明行仁難言仁宋注仁者心存而不

放徵之仁者安民長人之德案徵在是章並孔門

所無私言何為於是經弟子問仁者皆非問仁

之名也伊氏以孟子讀是經故疑之誤故蓋伊注

明而私知也故或舉仁者之心或就仁者之行而

章是也如是宋子據家語史記言子牛多言而躁史

作多言而躁家而伊氏則蓋之蓋中為人不信

古書哉且曰史記曰谷稔可謂踈鹵矣史記司馬

家語司馬稔耕宋人太宰注稔耕名也一本每神

注弟子司馬

古註朱本或作已乎或作美乎皇本作已美乎

內省不疚 其言之厲與前章同夫自省而心無一

慊豈非至德行乎然則不憂不懼毋得曰已美乎

此戒子牛使自脩而不為桓魋戚也朱注亦可

而忽之也棠以家語所謂為性躁即二章之再

尚是也對非禮也所謂好言語即前章之戒也所

謂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即此章之戒也可以

經注脚也史記卷二章

語由已字從皇侃本因作矣乎者

我獨已 所引左傳隨元年也鄭莊公有母而曰吾

以有黃泉之誓也故曰差同伊注安哉伊注據此

兄弟明矣左氏所稱別是一人也家語蓋依左氏

而誤也棠孟子不如無書之毒至此德也馬司牛

出於哀徵駁之是矣徵云是其人不學詩故不知

言語之然其曰憂者憂未也此未必然兄桓魋

道為尔然其曰憂者憂未也此未必然兄桓魋

行惡死也每曰我為每兄弟朱注中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案要未加語由曰有

也如左傳肝又每子杜注每賢子昭三

死生有命 桓魋之惡至欲害夫子其不可諫必矣

子牛之有此兄亦天也命也今未如之何也故引

此語非言魋之死生也果爾富貴當有何閑涉

徵之死生有命言其不可辭也富貴在天言其不

可求也 詩云人之每良我以為兄子牛之禍歟

敬而每失 徵之失每過失也朱子以不間斷解每

失以有即父解有禮是自其家學不可從矣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所謂子夏之言至矣與聖語

並傳宜哉者古今之公論也末註大安天理淨心

人欲流行者孔門之徒鳴鼓而攻之可也 末注不

語胡氏曰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

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每於病美且子夏知

此而以愛子表明則以蔽於愛而時於 語滯者何

理是以不能踐其言也曰狂童之狂也 語滯者何

言的 愛以狂惑子 子夏之不及聖人固矣然親矣

函大豈不賢於孟子邪 孟子好辯多不知而作者

非即則賢以仁之至美之居則孔門高且之語載

在是經者即則曰有蔽而不備焉弄擾楚輕薄放

蕩極美每也私於道流以喪明為昧於理則孔子

之慚不自覺亦昧於理也而先王夷踊之礼不如

莊周之鼓盆歌也耳孔門言道而言不理理學能

塌於聖典乎曾子殆死於大杖下是亦昧於理也

惡俗豈唯表明之親乎宋儒何不以是說曾子語

乎若謂家治安傳則禮乎亦有忘傳之說且引君

子之過以亮其言亦人之常態也我則觀

其過而知其仁焉如東門戎狄之通耳

子張問明 徵云明者为人上之德也案是說得之

可厭○弟子曰所謂遠譏之為明可謂明乎說

也徵云大凶人君喜樂之明者必疑其大臣而

不蔽於近且為人君之徵亦明通此人君必遠譏

明可得為世之主言已

而明可保也 朱註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

案子張堂不每徵非之者亦當徵云此自後世

其失未子百見然舊說未嘗有此章為民主知

人昧古言故或疑之戒者古往未伊希同徵專為人君唯物子始發

頭章之每味耳揮之卓矣夫曰德想不行非民主而何

膚受之想 想訥通作漢書引作許志此行左傳卻離

取貨于宜伯而許公于晉侯杜注許福也此每想

寬之義邢疏為是疏云想亦福也想之已之寬也

伊伯皆膚受之義則未注得之朱注肌膚所受

本文十
×憲問而察想子
給於生孫古語想也

所謂制林以膚切近災者也徵從，偷於古註古注皮膚，徵之古言乃曰古言噫公孫碩，膚既士，膚敏何馬融得之翔淺哉，况膚受之徵，以周步安，得以古言信，險膚

子真問政，徵云是子真為邊邑宰而問政，案是河字必然古來，每是說且不同，蓋而必之何故

民無信不立，語由極言人之不可無信也，是美故

表其大矣，曰語政事貴信，此謂知本，其實兵可去

乎朱注食豆而信字則無兵而守固美案此但言理身食可去乎朱注無信則出而

每以有立不若死之為安，案是亦理通身以一人

二人言之，猶可美為政者，去食使封內為民，誠死

無了道，徵誤徵云上每信則民不立也，不立者

朱注每以有立，案註信本人之，豈固有孔門所

無徵云經生哉，講師哉，此自人傑之言，徵云朱子

言則信本人之，豈固有是不得其解而初為

所引忠信取親見家語入官篇為子張言之

揭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朱注未必析為二句，徵以

遜徵云朱注謂子成之言乃君子不及古，四馬之疾不及其舌也，其言直截痛快

一声喝去而不復顧其他故情之古注過言一出

朱伊從之君子而不久野人何別何以臨民

文猶質也 徵云文者謂禮樂也質者質行謂孝弟

思信也孝弟思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樂

則君子之所獨案文質之類其別如此物于非

一也○是章之要古注不了朱注既了然二子之說最明故取

棘子成鄭注舊說云衛大夫 所列說者朱子也

朱子好詆門弟子非曾子者語怕慢哉輕佻哉

哀公問於有若 切疑此章及今汝畫章冉子有子

並稱名即二字所自記欵又案有若字子有一云

羊饑用不足 朱註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 徵與旧說大異徵云公意言其所以自供

濟民不至也是用字哀公以其如用言之而有若

以國用視之故曰益徵字及其曰二吾猶不至而

有若悟哀公之意故言君民一體之義以喻之而

益徹乎 徵諸家皆臆說孟子曰徹者徹也趙注

取之什一之稅也穀梁傳宣十五年百者什一

口井田曰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稱不善則

又孟子曰子夏子游
以有若以聖人三子
稱字則不容稱若
有子蓋若字同則有
若之居內若字後行

取韓詩外傳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

曰中田有廬曰韓為是古宜從之也余別有微

二吾猶不足 春秋宣公十五年稅畝和注公田

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十以左傳曰非禮也穀出

不過藉以豐財也常有十所言即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復徹法則今國用亦省其半

而盡復舊典百姓則不食而飽矣哀公時猶徹法

可復故有子喻之物子安得曰曰解皆失字家語

問政子曰省力使薄賦歛則民富矣公曰焉者國

父母貪徹法復則自今每復饑民

主忠信 此子張藥石語也不翅是經禮記神尼燕

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家語信則每以死親於百

美者亦有此訓 朱註主忠信則本立徒幾則日

新 微引易忠信所以及學而過則勿改悻善也

愛之欲其生 微云二者人之情也非惑詩曰君子

萬年又曰投竿射虎可以見也案四說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微云極言愛惡之至以明之

愛之甚欲其生惡之甚欲其死夫人之善不善素

定然嚮欲生之人今則欲其死是我未定見而為

物眩惑也樂詩云與爾偕老老使汝怨是欲生也又欲死也至他處雨新命如兄那弟

弟子鮮于張寬冲樽接縫容自務其或有輕文其絕之敬歎

誠不以富 程子錯簡之說朱子成其小節而二章

昭明矣程云以錯簡當在第十六高齊景公有馬十駟之上因以不欠亦有齊景公字而誤

也朱云當在其斯 晏愈小雅云不思舊姻永雨

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誠今本作成且利本作誠口棄曰永新是以家

既不富其行 正是既欲生又欲死之事也二句去

歸怨罵之辭也今引之者古不云乎既欲生又欲

死者身不能取富貴亦徒取奇邪及側之毀身人

之愛惡不可不慎二句以待牛豢論之以亦通也程朱明道先考屢稱之則非敢

造異說以間錯於古人尋潭之讀也且錄臆說以備忘耳

君君臣臣 齊國君臣父子之事左丘明紀載之故

此章之所彙石明如觀火非丘明之賜何以得窺

之此先考之所以每章先繫語由也讀是經直就

以等章求夫子之語心有所由焉如外左傳而徒

論君臣父子各得其所學童亦知言之何必待聖

人乎孟子學多不如信左傳者故警切之

片言可以折獄者 伊氏物氏皆為聽訟者之片言

以斷其誠偽不如朱氏繫之于路最明也 微以是

借不足辨也又云片言者聽訟者之片言也朱注得之此錯認朱注 古注最誤 聽訟

以折獄者唯于路可也 言

子路無宿諾 朱註最明 宿留也 宿留也 宿留也 宿留也 宿留也

夫子之言而記之以見子路之所 尹氏引左傳

矣 引小邾射之言曰一言折獄者信在言微却

從古注 古注宿留也子路篤信 何邪 微也 宿猶不宿肉

也事不可豫知故每豫諾欲不爽 宿猶不宿肉

之病家語聞之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 五帝

王注有所問當 荀子無宿問亦同 朱註蓋不協於

古言平安得以亟迫誠之 伊從朱注 語由猶曰

每二諾言重其諾也非以二諾親宿諾 伊氏折

此句為一章 伊注古本或以此別為一章至

章不可謂復曰矣

必也使無訟乎 若必曰猶人也則使無訟者吾其

能乎 徵云學者多昧必也二字之解此良然 徵云

款見我之材則使我每訟是或 朱注子路不知

以礼遜為國則未能使民每訟者也引楊噫此何

言耳噫此何言與見夫子教誨之紳敢訟大賢而

曰不知何等輕薄每賴乎宋儒噫此何

力伊註亦云每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每爭非禁

之使然默化潛字若使之身引陳噫使每訟者聖

人之德也盛德大業由仁如管仲所未能也况經

生講師所企及乎躬行化民五尺童亦所能言紙

上說話腐甚若每出十則需通觀集覽此章之注

獨有語由也已上美哉下世

居之每倦行之以忠 以忠亦于張蘩石也 古註

居之於身行之於民居字微未注居謂存諸心案

非孔門語氣引程子亦輕厲不敬程云子張少仁

必倦而不尽心弟子行可以見其愛民之仁也切

不伐貴位不善不悔不佚不傲每告是謂孫師之

姓則仁也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幣而

可敢輕議也之父母也子以其仁而大 蚤曰未仁噫非程朱

擣學於父 此似誤而章出者不與前後章類既出雅

君子成人之美 所引伊注美名惡名碍月之名蓋

猶聞其美聞其惡云爾 所謂是一善而忘百非

獨能為之在此章切要之語也 前後章語國政

者則此章亦主政言之 欵此語關係固大 使臣訟

是成義而不成惡也行之以忠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都是此章之意也關係固大 緝錄之意或在於

乎

政者正也 先考曰康子之疾在畧已而責人三章

同一鍼砭 勸政教也 以明哉言乎不察諸由而說

是經者此孟子之也何以發滕 甲注聖賢之論政

下二章節其意云案此大不違者也買其 孟子中孟子曰石一定推衡夫子則不然 末注甲

註皆不違 朱注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 效尤據邑皆叛不正甚美政由大夫家臣

若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收三家之政案據百年 之大弊而革三家之積威豈康子所能乎夫子未

嘗使弱刀者引重鼎 三章皆書孔子對曰古之君 可謂失諦矣

子責貴如此此謂備辭此謂孔門之凡 是亦在

為政偏次於哀公問故直書子曰尚文美哉

出賞之不竊 物子所謂言語之道也古今豈有賞

盜者乎 左傳有季武子患盜 一二十 盜亦當

相類 左傳邾庶其以漆澗五年季武子以公姑 而事之從者皆有賜 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於思魯君也

也大禮為是盜盜季氏之奪公室久矣非康子之聚

康子必有席翫零利之事孔子謂哀公曰今之君

荒怠教慢因民是所而國多盜然所引太宰氏

及宋注皆執前世以來之習而論之則聖旨固不

可測也宋注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

啓之其或問胡氏論二章即夫子張公室抑三

家之宿志也康子為上卿才力出驚一旦問悟而

以夫子翼之固豈不一變乎胡氏似非失論何如

曰此大議論也果然則大好然如康子非其人何

故先考不如是說也 或問仁存德術之辨何如

伊注治民之方在德不在術康子徒意得盜之有

術而不知反其本夫于正其本而告之其意切矣

曰固美矣然夫子之教抑揚與奪以鼓舞人才此

亦教之術也况萬民北民豈可無術而治乎周官

之法禮樂之設皆治之術也離物而理說迂遠而

無作用亦孟子以後之流弊也且此章因康子畧

下已責人而有此訓非一定推演也每德而任術者

者其不為國子為政焉用殺 子執政柄善惡唯在于安用殺

宋註教之為言豈為人止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而況於教乎引尹氏。可謂至言矣。

子欲善而民善矣 伊註善善則不用惡惡而惡者

自善矣若不善善而徒欲必去惡則惡者不可勝

去而善者亦不得成矣可謂篤論矣。

君子之德風 君陳爾惟風下民惟州

所引聖語出家語始誅為季孫同戮一不孝以

教民孝而言之与此章正相類故徵之

何哉爾所謂達者 宋注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

發問之意故友誥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是聞也非達也 伊註聞者謂致飾字外以致為聞也達者謂內有其實為答自

達也聞達之辨明也達者主名之聞於世而言之而學者之志是美也達者主我道之行於世而

言之也 各有說皆通而語由之說晁明伊氏內外虛

注也。宋注聞與達相以 所謂才德宣通者言其

身見乎於上下而才德顯達也君子上達已欲達

而達人以達於達言之此達者才德顯達之謂也

若不通於達亦身顯達也故其為達乃同獨以內

言之則能達字義亦德有有之

質直而好義 徵之質直不事矯飾也 好義不為阿

也 又云末子以忠信解質直以而取美也 案忠信是子張頂門一鍼不可非也

察言而觀色 徵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也 慮者謂

用心委曲也 皆有孫志柔順意而不矯即不為阿

而亦必柔順謙卑乃達之道也 如充簡絕物雖質

直好義字不能達也 案明而詳矣 朱注頌誣文 朱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

則所行自若主不求人知言之察言以不何以無窒礙美

他辭易之乎 甲氏因朱注唯徵盡而文義並穩

史記淳于髡諫說慕嬰之為人也 然而承意觀

色為務 孟荀 此觀色髡之欲其說行也

色取仁而行違 容只取仁者之色而行乃非仁者

之實也 朱註善其顏色以取於仁 伊注 徵之唯

顏色學仁也 取者取之於仁者也 行違者謂行与

顏色違也 亦通 伊注行實違是亦一乘本曰蓋言實情也 是說不母物于錯簡

徵之是与靜言庸違 敦同

居之不疑 徵之是又色取仁者之所以聞也 久假

而不歸有似其有也 孟子曰居之似忠信行之

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与此相似或因焉

所謂姿貞莊嚴從容自許據家語弟子解子張西

從容自務又曰以為永谷為利心見朱註程子言

也弟遊息於橐籥中者從之學斯道者宜師其凡宋

也弟不直指子張為務實亦朱注引尹氏語

宋注之論子張輕慢甚夫孔門諸賢皆夫子之子

弟遊息於橐籥中者從之學斯道者宜師其凡宋

也至宋儒信孟子指海諸賢私於道統以而毀夫子

之徒可惜究考此注此儒林之公論也朱注當時

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引尹氏語

也務實噫子張為谷為利而不務實出何典記乎宋

儒因孟子建立一泚宗門眇然小哉乃以不合己

意者概而距之遂至毀為夫子之子弟者此夫子

之教未善歟豈謂夫子不益師歟所謂天理人欲

渾虛飾其口而行大違之猶不自學也噫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言註舞雩之處有壇墀樹

木故下可遊焉微之樊遲問教而錄其地謹之

道也又云古者有詩飛君子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賢

而愉故問其所欲問尊而之道也且君子惡居人

之過故弟子欲聞其過者必能每人之此如舞雩

之下後君子從而弗削焉案曰說不從及此句踈
是也
美

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微云益古書之文也案觀於
子張亦有是問則微之說可信也

善哉問 宋注善其切於為已 微云以樊遲之難

問故夫子獎與之亦善誘之道也 案無雲之遊見
夫

問故曰難問也 案亦問是矣此亦所以善軟

子張之問亦切於為已並為而應揣之 家語伯常葛之問孔子殊善

之亦以其居也 案三思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仁有先難而後獲 難也 案
古注先若苦 一意也 獲得安字一補而字 古注

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案報也 先考是之孔安國注後

獲而後得功 微云孔注得之獲者得其報也 記曰

仁哉君子 有功必有報賞故孔注得報得功一意

也 案此亦引古注 夫勤勞其職而不望其報君子

以崇德也 先考曰未勞其事而先望其報奮者功

者之常弊也 故其問仁若德皆對以後獲也 案

望報者欲其耀其功也 樊遲英氣奮事功故有此

訓也朱註樊遲庸鄙近利噫宋儒之不孫也觀於人

哉而近利甚哉觀於後得而

攻其惡每攻人之惡非脩惡與脩惡猶曰領惡也

而冲尼燕居敢問礼也者領惡也如朱注是邪惡孫遜

之惡未注惡以心以匿蓋惡之匿似失於詳古者

散文則字相用者多此遜與惡義同不然樊遲親

矣聖人屢出是經豈有姦邪之心乎其惡視而

不見人之惡如觀火故以攻人之心自攻則其惡

可治也此謂攻其惡每人之惡攻

大史記注三十六
歲与在傳合
三並三誤

一朝之忿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曰須也弱哀十

致孔子与家語大必合紀年少孔子四其少壯英氣

可想所以有此訓歟与答子張朱注惑之甚者

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故懲忿

所以辨惑也引尼

子曰知人明孝直孝皋陶之意則知人者知賢也

知人才亦長而器使之也非知人之善惡邪正之

謂也物于大才故能知其大者微正後儒以子

是明視知初來補心故言愛而不自安之言知而

不自用之愛不能成其知以貽有

體每用之謂者乃生徵之仁者愛人知有知也案曰

樊遲未達 未達知在知人之義也諸儒履此治經

之義者多樊遲少 未注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 伊

注疑知人之德不 及徵疑人之不 所謂煩冗者也何

必探人之胸臆逆而為知乎

能使枉者直 朱註以是為仁曰夫子兼仁知而言

案因不仁者遠 伊注駁之是矣伊注樊遲之所疑

之所迷 伊注駁之是矣伊注樊遲之所疑

富哉言乎 孔注富盛也案崇高也廣

舜有天下 明莫明於物體先考舉古人行事以注

是經者即予夏親聖語之遺意也韓非子親先

謂之孔門治經之法亦可也上矣哉韓非子親先

不仁者遠矣 先考引家語左傳此真遠也遠者

之也此遠 使枉者直者在其中也 不必如朱注說

亦通故曰蓋亦朱注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

得微之

忠吉而善道之 朱注友所以輔仁故序其心以告

古注以善道 有祝朱注以優然于旒序曰賢者樂

告以善道此是則古註亦不可沒

不可則止 徵云仁何先生曰其人不可則暫止不

言僕其自悟有味乎其言之異人多以為交於是

字可絕美小人哉 案伊氏以不可為不聽古注

亦然古注不見從則止先考說猶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之不可彼不可事則致仕似並通 伊注引

朱氏說大美朱氏曰與之無而不言其過則言也

誠而人信美不信案下二句蕪子貢之所病也

君子以文會友 語由簡而明遂 詩書六藝即文

也古注友以文德合朱注弦誦樂舞即會友也徵

古者專會皆用

以友輔仁 文會之友以輔其仁也徵云友直友諒

也所謂衆德集於仁故不曰德而曰仁仁盡矣於

德依於仁是則言徵不仁是道也者先王之道

也此其學有依於仁





Faint vertical text in seal script within a ruled grid on the right page.

